

我 要 继 续 我 的 漂 泊 去
东 南 西 北 处 处 在 我
都 是 栖 息 的 地 方
处 处 都 是 我
埋 骨 的 处 所

阿英全集

第 9 卷

阿 英 著



《阿英全集》编辑委员会

顾问

周巍峙

主编

柯 灵

副主编

黄书元 钱小惠

编委

柯 灵 黄书元 姚永森

吴家荣 钱 璎 钱小惠

钱厚祥 钱小云 许振轩

常务编委

姚永森 吴家荣 许振轩

装帧设计

包云鸠 王潇冬

本卷责任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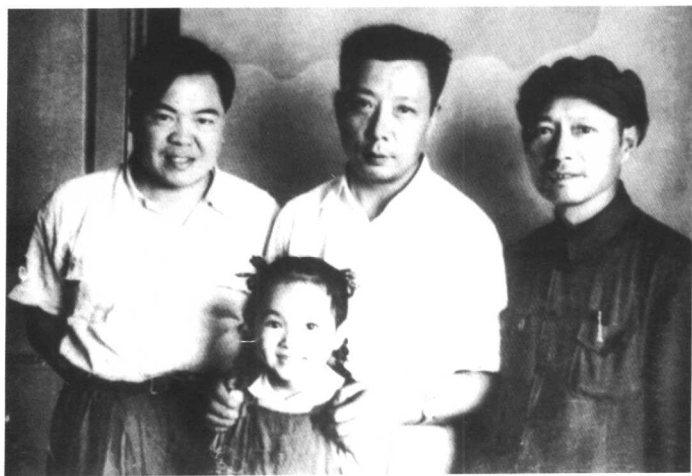
许振轩

日新、リ子、中書省、市、の、利、由、利、上、者、氣、布、口、然、⁷

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的戏剧著述



一九三九年在上海《碧血花》演出后台
左起:于伶、舒湮、唐若青、阿英、吴永刚



一九四九年在北京
左起:谭伟、李一氓、阿英

第九卷说明

本卷收入《欢乐的舞蹈》、《春风秋雨》、《群莺乱飞》、《桃花源》、《不夜城》、《抗战建国纪念日》、《新年第一事》、《碧血花》、《五姊妹》九个剧本。

《欢乐的舞蹈》是一九二八年的作品。当年九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春风秋雨》是一九三六年的作品。一九三七年二月由上海一般书店出版。

《群莺乱飞》是一九三七年的作品。当年十月由上海戏剧时代出版社出版。

《桃花源》是一九三七年的作品。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由上海风雨书屋出版。

《不夜城》是一九三八年的作品。一九四一年三月由上海剧艺出版社出版。

《抗战建国纪念日》是一九三八年的作品。当年七月七日、八日、九日发表于上海《文汇报》。

《新年第一事》是一九三八年的作品。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发表于上海《大美晚报》。

《碧血花》是一九三九年的作品。当年由上海国民书店出版。其中“人物考略”的《蔡如蘅·王微波》、《孙克咸》两篇，原作为“《碧血花》人物补考”，发表在《万象》一九四一年七

月号上，现一并编入。

《五姊妹》是一九四〇年的作品。当年五月由上海亚星出版社出版。

《阿英全集》编辑委员会

1999年12月

目 录

欢乐的舞蹈·····	1
春风秋雨·····	19
第一幕·····	21
第二幕·····	46
第三幕·····	71
第四幕·····	97
群莺乱飞·····	113
自 序·····	115
本 事·····	117
第一幕·····	119
第二幕·····	143
第三幕·····	162
第四幕·····	182
桃花源·····	199
本 事·····	201
第一幕·····	204
第二幕·····	223
第三幕·····	239
跋·····	255
不夜城·····	257
第一幕·····	259

第二幕·····	282
第三幕·····	304
抗战建国纪念日·····	327
新年第一事·····	337
碧血花·····	345
公演前记·····	347
本 事·····	349
第一幕·····	351
第二幕·····	377
第三幕·····	398
第四幕·····	418
人物考略·····	439
二女角本传·····	439
赐姓始末·····	441
孙副使传·····	445
蔡如衡·王微波·····	446
孙克咸·····	447
五姊妹·····	451
第一幕·····	453
第二幕·····	468
第三幕·····	481

欢乐的舞蹈

(独幕话剧)

人物 方道源——
李庭伍—— } 革命的青年。
陆 逸—— }

黄 珊 女革命党人。

罗曼瑛 女学生。

吴刃千 青年文艺作家。

房老太婆 二房东。

交 通。

时间 一九二六年的初春。

地点 上海闸北一个污秽的弄堂里。

布景 这是一个低矮的前楼，一个失败的革命党人住在里面，布置得很平常。中间一张很拙劣的方桌，上面铺着报纸，堆满了书籍。左边一张帆布床，是独睡的，上面的被散乱着。靠右一张棕绷，两张竹凳衬在两头，被叠得很整齐。靠后面是一张地铺。桌旁三张小圆凳。墙上贴满了牢骚和咒骂女人的大小标语。还有许多绘画。有的床边粘着从画报剪下的女人的画像。地下散乱的放着应用的什物。方道源着学生装，坐在右边床上，头抵着背后的墙。李庭伍着黑呢长袍，在桌旁写信。是晚上，电灯光弱，把两个人的影子照得很黯淡。陆逸刚刚推着后面靠右的门走了进来。

方 究竟怎么样了？

陆 （走到方桌面前，把头上的鸭嘴帽脱下，向桌上一擢）还是那么样。

李 （放下了工作）就没有办法可想么？

陆 （坐在靠左的床上）有是有的，不过——

李 不过怎样？

陆 不过要自己想法子。中央说，来此地的人太多了，事少人多，他们实在没有法子想。他们自己的生活也是不得解决。

（静了些时）

方 这怎么得了呢？

李 （很急迫）不要紧，当当。

方 有什么可当？

李 你又忧郁了。我告诉你，总不会饿死的。

方 饿死我是知道不会饿死，不过他们总该替我们想想法子。不应当置之不理。

陆 这话你是误会了。中央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们讲唯物的人，总得考察客观的事实，不能专以个人为出发点去设想。中央没有办法，这是事实，我们得原谅他们。

方 原谅，我当然知道，不过肚皮饿了难道能用原谅把它填满吗？

李 （不耐烦）哎呀！你这个人真无聊。不许再谈生活问题了，我们的革命不成功，被压迫的多数人的生活是统统不能解决的。果真要饿死，也是这个时代穷人应有的现象。

陆 这话是很对的，我们只应有事业的忧郁，不应有个人生活的忧郁。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是说不要把整个的心思放在个人怎样吃饭的一个问题上去。

方 （不说话仍然若有所思）

李 不谈了。爱人的信也不要写了。没有工作，还是来快活快活。

（唱）一马离了西凉界，
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
青是山，绿是水，花花世界。
薛平贵，好一似，孤雁飞来。

方 喂喂！不要乱唱好吧？你这个家伙真是死都要寻开心！

李 不寻开心怎么样？忧郁是医不了贫乏的。

陆 老李，你唱得也真吵人，不要闹了，我们还是来商议商议事情吧。

李 好的。是不是筹划我和我爱人结婚的事件？我昨天还接到她的信。她看来似乎也很有些发急呢。

陆 你真是宝贝。爱人，我看你明朝睡在棺材里还要喊爱人呢！

李 是的哟。只要她不反革命，我总归是爱她的。

方 别闹了，老陆，你说的是什么事？

〔三个人拢到桌子旁边坐着。〕

陆 就是我今天到中央去，遇着了落士，他说三天后就要离开此地，到北方去工作，我告诉他，我们要替他饯行。他已经答应了我们。

李 好的。这是当然的。

方 当然是当然，可是钱在哪里筹呢？

陆 现在就来了这个问题了啦。

李 预备哪一天？

陆 后天吃晚饭。

李 不要吃晚饭，中饭顶好。

方 不问吃中饭晚饭，钱的问题总得要解决的。

李 你真是多虑。还早呢，还有两天，后天早晨想法也是不迟的。真没有办法，包饭作总可以赊账的。

方 我怕你还是在这里做梦吧。上个礼拜包饭作就不肯开饭了。他还赊东西给你请客？你真是做梦。

李 （头向上一仰）哎……！我包管你有法子。吉人自有天相。上一回没有钱的时候，不就遇着了一个同乡么？天无绝人之路。后天真没有办法，我再到他那里揩油一件衣服来当。总有办法的。你们真是一对傻瓜！

〔有人在敲门。

李 谁？come in！

方 }
陆 } 真是个活宝。

〔吴刃千，着破旧旧西服，手里执着一卷报，走了进来。

李 （让出位子，迎去，两手向刃千肩上一拍）老夫刚才想到，你真个来了，好好好，你快点儿做个政治报告。

〔全体哄然大笑。

吴 （微笑）政治报告，你的爱人黄珊性欲冲动得不得了。

李 你怎么知道？小子。

吴 她告诉我的哟。

李 （微笑）哎呀，你这个家伙靠不住，我们来决斗一下吧。

方 （展开刃千带来的报翻阅）

陆 是真的，吴，今天有什么消息没有？

吴 没有什么消息。北方现在的工作很好。不过今天报纸上倒还有一个新闻，阿黄已经牺牲了，这倒是一个损失。

方 是的，我已经看到了。

李 真的吗？你读一遍看。读重要的一段。

方（读报）“是日执行之后，因马纯十六岁，马淑十四岁，傅凤十三岁，三犯系属女性，全城男女往观者，终日人山人海，拥挤不通。加以革命党魁黄明生之首级，又悬之午门口示众，往观者更众。午门口一带，交通为之断绝。计南门一带民众，则看黄明生首级后，又赴教育会看女尸。北门一带民众，则在教育会看女尸后，又往午门口看黄明生首级。全城扰攘，判革空气，为之骤张，直至晚间，观者始不似日间拥挤。”

〔沉默些时。〕

吴 这一回，我们同志牺牲得实在太多了。不过这是好现象，于此，可以看见我们同志的英勇。这样的压迫才可以促进我们的成功。现在，中央已正式委人到那里担任指挥去了。那边的压迫很好，客观的环境很有不久可以成熟的希望。

李（恢复原有状态）你的爱人呢？

吴 还在囚牢里，已经判了两年零六个月的监禁。

李 哎呀！那你不苦了么？我的吴贤弟，你不是要守两年零六个月的活寡么？

吴（调侃）不要紧，我还有黄珊可以给我解决性欲问题呢！

李（痛打刃千一下）

方 }
陆 }（大笑）

吴 打也没有办法，你问黄珊去。难道她只爱你一个么？哈！哈！哈！

〔少停。〕

吴 怎么？你们今天为什么不给我烟吃。

李 买去了。

吴 不要吹牛。

李 是真的，钱到了马上去买。

〔大家都笑了起来。〕

方 不瞒你说，我们今天一天不抽烟了，熬得真有些难受。你有烟没有？

吴 有烟倒不问你们要了。

李 （用名片卷成烟形，递给刃千）还有一支，给你吃吧。

吴 （伸手，缩了回去）留着自己吃吧。

陆 （向吴）他真是天下第一个宝货。

吴 好，我们谈正经。老陆，我的稿子怎样了，再过三天饭都没有得吃啦！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话呢？

陆 不是。我先送给五洲，他们说稿子有碍统治阶级，怕吃官司，不敢印行。后来，我又拿到华洋，他们只肯出一元钱一千字，空格和标点不算，我没有答应。今天，我把它送到兄弟去了，明天去讨回话。

吴 （感叹）真糟糕。要靠稿费吃饭，真不是容易事！

李 你要靠稿费吃饭么？请你先饿死慢慢的等。你的稿子还真是特别快呢！我们经手送去许多朋友的稿子，有的已经两个月了，还没有影子呢。编辑先生事忙，谁知道他们哪一天有看稿子的兴致！

方 （感喟）实在的，在这个世界上，文人也是没有出路的。

陆 阿林现在也是不了。

吴 怎么？

方 他的生活本来很苦，加以他的爱人最近又失败回来了，弄得更加拮据。翻译的书又卖不出去。工作又找不到。前天来托我们借钱，我们三个人昨天跑了一天，才张罗到五块钱，我们又拿了几件衣服当了，凑成十块钱今天给了他。

吴 讲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件事来了。这一次的现象，我们觉得很好，我们许多同志，穷得当皮鞋买米，但没有听见有幻灭的，这真是很好的预兆——

李 自然啦，不然，还成其为革命党人吗！

方 但是，中央总得想个法子才好。不然，这些人不是要活活地饿死吗？

〔外面又有叩门声。

李 （快活）Hello! Who are you? Please come in.

〔大家沉静下来。

〔二房东，一个肥硕的广东妇人，很不痛快的走将进来。

房 （怒气冲冲的）你们是不是拿我开心？

李 不要叫吧，我的老娘，明天准定给你。

房 明天，天天有明天，昨天怎么说的，你们那这样的不讲信用？

方 明天一定给你。

李 那个不想讲信用呢？银行扣住我们的支票有什么办法呢？

房 支票！你们来生有支票！每月的房租总不痛快。恨不得房子给你们白住才好！

吴 好吧，房东奶奶，他们明天给你好了。（向方、李、陆）我还有事，明天再来。

〔刃千走了。

房 今天晚上一定要给钱。

陆 再待一天吧？

李 这多天都待了，还稀罕这一天吗？一觉就到了明天哟，真不骗你，信早来了，上面明明说已经从 Bank of China 汇来了。

房 我不懂鬼话。